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十六回 周公子錢神救命 何道人炉火貽災

詩曰： 誰人識得大丹頭，只在吾身靜處求。

初向坎離分正色，再從木土叩真流。

蒼茫紫氣浮金鼎，次第紅光貫玉樓。

嬰宅養成龍虎會，凌風直上鳳麟洲。

話說周逢春摔死了鴛鴦叩，地方保甲把眾人鎖了，送到東城察院。衙門問了口供，將兇手等總寄了監。

進忠回到寓所，見門鎖了，並無一人，心中著忙。往鄰家來問信，只見一個小廝躲在間壁人家，忙出來扯進忠到僻靜處，道：「我家相公往劉翰林家去了，行李已發去，著小的在此等相公同去哩。」進忠即同他走過前門，往西首到手帕衚衕，陳監生已差人來接。到了劉翰林寓所，陳監生迎著道：「一時不忍，遇見這等惡人，帶累老兄。」進忠道：「事已至此，當早為之計，他必要攀扯的。」七官道：「又沒有和他爭鬥，為甚扳人？」陳監生道：「他怎肯就自認？必要亂扳的。舍親此刻赴席未回，須等他回來計較。」進忠道：「我有個盟弟，在東廠主文，此事必到廠裡纔得結局，我先去會他，討個主意。殷太監家離此不遠，趁此月色去走走。」七官道：「我也同你去。」陳監生道：「七兄莫去，我獨坐無聊。」進忠道：「恐劉爺回來不便。」陳監生道：「不妨，此處不通內宅。且舍親也是極圓活的。」

進忠別了出來，路本熟的，走不過數家，便是殷太監外宅，走到門上，尚未關門，進忠向門上拱一拱手道：「府裡李相公在家麼？」門上道：「尋他做甚？」進忠道：「我是他鄉親，帶了他家信在此，拜煩爺說聲。」說完，取了三百文錢與他。門上道：「坐坐，我去請他出來。」只見進去未幾，裡面搖搖擺擺走出個秀士來，正是李永貞。有詩道他的好處道：

儒服裁成錦，雲巾剪素羅。

臉紅雙眼俊，面白細髭多。

智可同蘇賈，纔堪並陸何。

幽幽真杰士，時復隱岩阿。

李子正走到門外，見了進忠，一把拉住道：「哥哥從那裡來的？請到我家內坐。」攜著手走到對街一個小小門兒，敲開來到客位裡，敘禮坐下。永貞道：「自別哥哥之後，無日不念。後聞得到湖廣去。及聞程士宏事壞，日夜焦心。後劉弟自揚州寄書來，說哥哥來山東送禮，一向沒有回去。今日甚風兒吹到此？」進忠道：「自別賢弟，到京尋親不遇，母親又同王吏科的夫人回臨清去了，我便同程中書上湖廣去。在漢口落水，幸遇家叔救起，薦我到揚州，得遇劉弟。後魯太監差來送汪中書的禮，路上又遇見響馬劫了，不得回去，只得又到臨清探母，誰知母親又同王巡撫家眷往浙江去了。聞家叔升了薊州州同，故來看他，順便帶了些布來賣。及到薊州，他又丁憂回去了。我在薊州住了這半年，聞得賢弟在此，特來看你。」永貞道：「如此說，哥哥也別母親多年了。」進忠道：「有多年了。」永貞道：「月姐就嫁在薊州侯家布行裡哩！哥哥在那裡可曾會見？」進忠道：「我就是下在他家行裡的，初時不知，後來說起纔知道的。我今正是同他小叔子老七來的。」永貞道：「哥哥行李在那裡？」進忠道：「不遠。」永貞道：「著人去請老七，並行李發來。」進忠道：「緩些，今早纔到，就弄出件事來了。」永貞驚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進忠便把陳監生之事說了一遍。永貞道：「雖與陳家無涉，周家決不肯放他，必要扳他出來。雖然無礙，卻也要跟著用錢哩。他可有條門路麼？」進忠道：「劉翰林是他表兄，薊州道是他丈人。」永貞道：「前面有個劉翰林，可是他？」進忠道：「正是。我們的行李總在他家哩。」

小廝擺上酒來。永貞叫小廝去請侯七官，進忠道：「不要請他，我坐坐即要去哩。恐陳兄心中不快，不好丟他。」永貞舉杯相屬，進忠道：「畢竟這事怎處？」永貞道：「打死娼婦，周掌科豈肯叫兒子抵命？就是龜子，也不過要多鑽幾兩銀子罷了。陳監生雖未與他爭嫖，就是宿娼也有罪名，不如與周家合手，陳家諒貼他些。這事哥哥可以包攬下來，等我去處。只是口氣須要放大些，好多尋他幾兩銀子，就是城上事完，少不得也要到廠裡纔得結案哩。」進忠又飲了幾杯，道：「我去了，恐他們等信。」永貞道：「吃了晚飯去。」進忠道：「不消了。」二人一同出來，進忠道：「別過罷。」永貞道：「我送哥哥幾步，你去叫劉翰林去對城上說，若不肯，等我行牌提到廠裡，不怕龜子不從。」永貞送到劉家門首道：「哥哥明日早來。」二人拱手別了。

進忠入來，劉翰林也在書房內。桌上擺著酒餚，進忠見了就要行禮，劉翰林忙一把拉住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行常禮罷。」纔二人作揖坐下。陳監生道：「可曾會見令親？」進忠道：「會見的。」劉翰林問道：「是那一位？」進忠道：「在廠裡主文的李舍親。」劉公道：「可是李子正？」進忠道：「正是。」劉公道：「他卻老成停當，廠裡甚是虧他，手下人卻不敢胡行的。就是舍親這事，也要到廠裡纔得結局，老兄可曾與他談談？」進忠道：「談及的。舍親已料得周家必不肯放，定要扳出的。」劉公道：「這自然，你雖未與他爭頭，到底要算個爭風。就是你監生宿娼，也有礙行止。」進忠道：「舍親也如此說。他說請劉爺出來與周掌科談談，令親諒貼他些，與城上說聲，處幾兩銀子與龜子，不申送法司罷，若城上不肯，他便行牌提到廠裡去結。」劉公道：「好極，城上是我敵同年，再無不依的。只是周掌科為人固執，難說話。」進忠道：「周爺雖固執，可肯把兒子去抵命？」劉公道：「有理。全仗大力為舍親排解。」四人飲至更深，劉翰林進去。

次早，劉翰林打轎去拜周兵科。傳進帖去，長班到轎前回道：「家老爺有恙，尚未起來，注了簿罷。」劉翰林道：「我有要話同你老爺面談，進去回聲。」便下了轎，到廳上坐下。半日，周兵科纔出來，相見坐下道：「承枉顧，弟因抱微病，失迎，得罪。」劉公道：「豈敢！昨聞東院之事，特來奉候。」周兵科道：「不幸生出這樣無恥畜生，還有何面目見人！」劉翰林道：「世兄也是少年英氣所激，慢慢熏陶涵育自好，老先生不必介懷。幸的是個妓女，不過費幾兩銀子與他罷了。」周公道：「生出這樣不肖的畜生，自己也該羞死，還拿錢去救他麼！弟已對城上說過，盡法處死他，免得玷軒家門。」劉公道：「子弟不正，該家中教誨為是，那有用官法的理？老先生還請三思。」開導再三，周公絕不轉移。

劉翰林到覺沒趣，只得回來。纔到家，正欲換衣服，只見門上進來，拿著帖子道：「周相公來拜，要見。」劉公見帖上是周春元的名字。這周春元乃劉公的門生，周兵科的嫡姪，劉公遂出來相會。周春元道：「適蒙老師枉顧，家叔執拗開罪，門生特來負荊。」劉公道：「令叔太拘泳了，我因忝在同朝，無非為好，到使我沒趣。纔也養不纔，怎麼這樣處法！」周春元道：「家叔心性，老師素知，豈有坐視不救之理。還求老師海涵，若有可商，總在門生身上，但憑吩咐。」劉公道：「龜子須要處幾兩銀子與他，衙門中也要些使費。這事原與舍親無干，如今說不得，也叫他帖上些。只要早些完事，免得聲張。令叔可肯把兒子抵償，且於自己官聲有礙。」周春元道：「老師見教極是，這樣處治甚好，敢請令親一見。」劉公遂引他到書房中與陳監生會了，議定每用百兩，周家八分，陳家二分。周春元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只是龜子須尋個人與他說定方好辦。」劉公道：「我這裡有個姓魏的，為人老練，到可以托他去談談，無不停妥的。」遂請出進忠與春元會了。說過，春元去了。

進忠同侯七官來看李永貞，到他家時，永貞已在門前等候，一同進來，見禮坐下。永貞道：「早間就要來奉候，又恐遇不見。快拿飯來吃。」茶罷，叫奔子出來拜見伯伯。三人吃過早飯，進忠將周家的話對他說了。永貞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就去；只是今日原意要屈哥哥與七兄談談的。」進忠道：「他還就不去哩。再擾罷，且幹正經事。」永貞道：「也罷，就在劉家作東罷。」叫小廝喚了三匹牲口，三人同到東院，下了牲口，來到廳上坐下。媽兒出來，見了進忠，謝道：「昨日多承魏爺救護，只是大小女自成人至今餘年，陪過多少公子王孫，也無一個不愛惜他，誰知遭此橫死。」說著便假意哭起來。進忠道：「死生有數，你也不要惶

傷。馨娘呢？」媽兒道：「纔起來，丫頭去說聲，快收拾了來拜客。」茶罷，素馨出來，花枝搖曳般拜了三人，又向進忠謝道：「昨日若非魏翁救護，連我也是死了。」七官道：「他怎麼捨得打你？」素馨道：「你看他那兇惡的樣子，不是魏翁力大攔住，直打個粉碎。」進忠道：「就打也不過與你姐姐一樣罷了，怎麼就得粉碎？」大家笑了一會。

永貞取出一兩銀子遞與媽兒道：「辦個桌盒酒兒談談。」素馨遂邀到倦裡，穿過夾道，進了一個小門兒，裡面三間小倦，上掛一幅單條古畫，一張天然幾，擺著個古銅花瓶，內插幾枝玉蘭海棠。宣銅爐內焚著香，案上擺著幾部古書，壁上掛著一床錦囊古琴，兼之玉簫、象管，甚是幽雅潔淨。房內鋪一張柏木水磨涼床，白綢帳子，大紅綾幔，幔上畫滿蝴蝶，風來飄起，宛如活的。床上熏得噴香，窗外白石盆內養著紅魚，綠藻掩映，甚是可愛。天井內擺設多少盆景，甚是幽雅。柱上貼一幅春聯道：「滿窗花影人初起，一典桐音月正高。」永貞道：「馨娘雅操定是妙的，何不請教一曲。」素馨笑道：「初學，不堪就正大雅，請教李翁一曲，以清俗耳。」遂取下琴來，放在桌上，和了弦道：「請教。」永貞道：「也罷，我先拋磚。只是貽笑了。」彈了一段《梅花引》，笑道：「真所謂三日不彈，手生荊棘。荒疏久了，請教罷。」素馨又讓進忠，進忠道：「惟有棋琴不解。」素馨纔坐下調弦促軫，鳳吟龍睛，那一段意態，先自可人。彈起來真是冰車鐵馬，鳳目鸞音，彈了《客窗》三段，起身笑道：「巴人下裡，貽笑大方。」三人嘖嘖稱贊。

一會擺上酒來，永貞道：「請你媽媽來同坐。」丫頭道：「他打發司裡差人去了，就來。」四人飲了一會，媽媽纔來。永貞道：「差人來做甚麼？」媽兒道：「我家是原告，他們反來我家需索，吵得不耐煩。人已死了，還要花錢！」永貞道：「早哩，俗說：人命官司兩家窮。若問到成招時，你也得好些錢用哩！」媽兒道：「打那裡來？自大的死了，他都躲著不敢見客，錢也沒一個，見面把甚麼使用？今日到打發過兩三次了！」永貞道：「早得很哩！要盤三個衙門纔得完哩！」媽兒道：「罷了，再盤幾個衙門，我到好被他盤死了。」永貞道：「我到有個說法，不知你可依我？」媽兒道：「李翁吩咐，自然是為我的，怎敢不依？」永貞道：「自古貧不與富鬥，富不與勢爭。他是個官長的公子，怎肯讓他抵償？且到差人就不敢惹他，自然來你家要錢。他必是到城上說過分上了，所以只是遲延。豈有人命到此刻還不差人來相驗的？不如依我說，教他處幾兩銀子與你，再尋個人，還干你的事。若再遲幾日，法司蒙濶問問，題個本發下幾兩燒埋銀子，不怕你不從，那時豈不是雙折貼麼？」媽兒道：「人也曾勸我如此，只是女兒死得苦。」進忠道：「你女兒也是病久了的，你若捨不得，就買個好棺木，裝著放厚些，做個把功果與他就是了。料你如何弄得過他？你若肯依，都在我們身上，包你便宜。」媽兒便叫龜子來，商議停妥，三人又飲了一會纔散。

進忠別了永貞，來到劉家，與劉翰林、陳監生說了。劉公便叫人請了周春元來，說定共處二千兩，周家出一千六百，陳家出四百，憑他們用，只要早些完事。進忠帶了銀子到李永貞家來，永貞把了六百兩與龜子，城上同兵馬司一處一百，廠裡也用了一百，各衙門使用了一百，打點停妥。當官審過，作「久病未痊，因下台基走失了腳，誤推跌傷死」論。把家人們重斃四口，斷兩燒埋銀子與龜子，差人押著收殮了。周、陳二人各問了個杖罪，納贖了事。上下共享了千金，永貞落了一千兩，送侯七官一百兩為盤費，餘者與進忠均分。這纔是：

殺人償命古來傳，不論冤仇只要錢。

說甚天高皇帝遠，大明律在也徒然。

是日，進忠同七官便搬到永貞家來住。次日，七官辭了回去，進忠送到城外，臨別囑咐侯七道：「嫂子若到寶坻去，你務必來把信與我，我同你去耍些時；若沒有去，你也寄個信來，千萬勿誤，我在此專等哩。」七官答應去了。進忠終日望信，總不見來。

又過了有半個月，劉家媽兒得了銀子，特備了酒席，來請進忠與永貞酬勞二人，遂叫了牲口到東院來。媽兒同素馨出來迎接。廳上擺了三席，旁邊一席，吃過茶，戲子進來。永貞道：「你費這些事做甚麼？一桌子坐坐就罷了。」素馨道：「前日動勞二位爺，沒甚孝敬，今日新來了個妹子會做戲，特請二位爺來賞鑑賞鑒。」進忠道：「恭喜！我們總不知道，少賀你，反來叨擾。」永貞道：「還有何客？」媽兒道：「還有一位水相公，是馨兒新相處的，山西人。丫頭，去請水相公來。」少頃，水客人出來相見，其人生得魁偉長大。媽兒舉杯安席，三人謙讓。素馨道：「水相公雖是遠客，卻在此下榻，自不肯僭，況今日之設，原為二位爺的。」謙了半日纔坐，進忠首席，水客人坐了二席，永貞是三席。素馨同媽兒一席在旁相陪。吃了湯，戲子上來請點戲。進忠點了本《雙烈記》，乃韓蕪王與梁夫人的故事。那新來姊妹做的是正旦，果然音律超群，姿容絕世。只見：

羅衣透雪，寶髻堆雲。櫻桃口杏眼桃腮，楊柳樹下心蕙性。歌喉婉轉，真如枝上鶯啼；舞態翩跹，恰似花間鳳囀。腔依古調，音出天然。高低緊慢按宮商，吐雪噴珠；輕重疾徐依格調，敲金戛玉。舞回明月墜素樓，歌遏行雲遮楚岫。

那女子只好四五歲，乃吳下人，媽兒用銀四百兩買來的。唱至半本，住了戲，上來送酒。進忠問他多少年紀，叫甚名字，那女子道：「我今年五歲了，名叫素娟。」進忠調調他，他便故作羞態。進忠本是個歪貨，被他引動了，分愛惜，素馨便在旁撮合，一時動了火，遂允他梳籠。戲完後，又坐了一會纔散。

次日，進忠取了五兩銀子、四匹尺頭送到院中，媽兒備了酒席，李永貞推有事不來，就是進忠與水客人二人，晚間花攢錦簇的飲酒行樂，進忠著意溫存。誰知這素娟已經梳籠過二次了，眾人將進忠灌醉，送入羅幃。那女子半推半就，故妝出處女的腔調來，香羅帕苦了雞冠血當災。進忠是醉了的人，那裡覺得？正是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宴。那水客人也是個直爽人，二人甚相投契，終日便不出院門，昏迷住了，並連行李也發到院裡來。

一日，正與水客人鬥牌，只見一個小廝，拿了封書子同名帖，進來道：「這是尚寶王爺的書子。」水客人見了帖子，上寫著「養生王習拜」。拆開書子看時，原來是薦個修煉的人與他的。那王習乃內閣王家屏的兒子，與水客人同鄉，因水客人平日好談外事，故薦與他。水客人道：「請進來。」小廝出去，領了一個道士進來。那道士怎生打扮？但見他：

五明扇齊攢白羽，九華巾巧簇烏紗。素羅袍皂綳沿邊，白玉環絲絛繫定。

飄佛美髯過腹，露光兩目明星。談玄說性假全真，說謊脫空真馬扁。

那羽士進來，水客人下階相接，敘禮坐下，水客人問道：「請教先生仙鄉法號？」道人道：「小道姓何，賤字太虛，久在終南修煉，不理人事。承周、王二公屢招出山。昨在周府得遇王公子，他老相公有些貴恙，相邀同來。久仰老丈尚玄，特來奉謁。」水客人道：「在下平生至愛玄理，恨未遇明師，終是面牆；今得老師下降指迷，幸甚，幸甚！不棄愚蒙，敢求大教。」那道士便張眉鋪眼，做出那有道的樣子來。水客人平日最喜這等人，況又是王公子薦來的，更覺分恭敬，問道：「便飯一談，請教先生茹勞是葷素？」太虛道：「這到不論，隨緣而已。」水客人便叫小廝去買新鮮肴饌，後面茶裡煮起好茶，邀他到後面與進忠等見禮坐下。

水客人便請教太虛。太虛道：「小道所煉者乘鸞跨鶴之事，但不可以言傳，至於旁門小術，特易易耳。」水客人道：「乘鸞跨鶴，乃先生之大道，我等愚蒙，安能企仰？只求一保身補益之方足矣。」太虛道：「要求補益，何用他求，即眼前便是良方，請聽小道說來：

人生壽夭因貪欲，聽我從頭說補益。要補益，鎖心猿，牢拴意馬養心田。若還不固貞元氣，氣散刑枯命不堅。保性命，要堅精，堅精之法不易尋。駕鸞枕上叮嚀記：莫使男兒先動心。初下手，調鼎器，溫存便抱胸前戲。摩合雙乳他興濃，鳴唇啞舌通心氣。手撫琴弦牝戶杆，滑津流液真情至。玉莖堅剛宜淺深，九一之法畝心記。鼓橐籥，往來訣；進則呼兮退則吸。舌拄上緊牙關，莫教氣喘鑿精泄。他要緊，我不忙，深則陰淺益陽。龍弱虎強宜緩刺，虎弱龍強勢要剛。情意濃，莫貪味，保守丹田牢固濟，鼎中春氣藹融和，周理神龜慢慢戲。如火熱，少時舌冷如冰鐵。真鉛一點過吾來，補益天年莫亂說。莫亂說，莫亂轉，此事不比那尋常。一度栽培一紀壽，二週時陵地仙。」

那何太虛料他在妓館中，必是個好色的，故說此事一段，採戰的言語掀動他。那個水客人滿心歡喜，分稱贊。

吃過飯，又坐下閒談，談及外丹炉火之事，大虛道：「這雖是旁門小道，卻也非同容易。」進忠道：「倘不吝教，望示一二。」太虛道：「二公請靜坐，聽我道來：

金丹之理真玄妙，也要功夫同大造。神仙藉此積陰功，顛倒五行成至要。得真銓，卻交火裡鍾金蓮。坎從離裡求真汞，木向金中乞善緣。桃結於亥子，交時真永死。鉛中玉露長萌芽，萬顆明珠生釜底。發光華，陽精聚處長金花。三五二八陰魂盡，牽轉牛兒到故家。到故家，須把捉，莫使心猿空發作。無明一點起崑崙。頃刻丹心盡鎖灼。要存神，黃婆運水鮮氛塵。靈明打迭如珠走，大地乾坤總是春。真可樂，龍虎皆馴成大藥。丹成九轉得玄功，黃白從心歸掌握。」

進忠道：「先生玄談至理，我輩凡人，一時不解，先生何不一試，以開愚蒙。」太虛道：「此小術耳。我有金丹，可以起死回生，要點化何難，取火來！」兩個姊妹聽見可以點化出銀子來，都要看，連忙叫丫頭搗火，將大銅炉架起。太虛起身要洗手，丫頭捧了水來，一個小小白銅盆。太虛道：「這盆有多重？」媽兒道：「只好二斤重。」太虛遂碎碎剪開，將一個瓦罐用鹽沱封固了，放在火中，將銅片慢慢放在罐內，大火熔化。向葫蘆內傾出幾丸紅藥丟在裡面。忽然一陣黑煙上來，人都閉了眼站開。少刻煙盡，將罐子取出傾在地下，取火併灰鋪上。過了一刻取起，卻是一個大餅子，果然是松紋細絲銀子。眾皆大喜，遂把他當活神仙奉承。

太虛洗了手上席飲酒，酒量甚大，也會調笑玩耍。進忠道：「先生既有此神術，何不濟救貧人？」太虛道：「濟人原是仙家的本意，卻也要有緣，那人有福，方受得起。」水客人道：「小子有緣得遇先生，意欲拜為門下。」太虛道：「也不須如此，我看二公俱有大福，若有本錢，可為二公做一炉。」進忠道：「可要擇地？」太虛道：「若二公要學，非深山修煉不可。然山人大道已成，無施不可，只須淨室足矣。」素馨道：「我後邊有座小園子到還清淨，不知可用得。」太虛道：「同去看看。」

眾人回到後面來，只見一所小小園亭，也有幾種花木，中間三間茅亭，盡是幽雅。太虛道：「用得，只是將牆加高些罷了。」復來飲酒。二人問道：「要用多少銀子？」太虛道：「大丹非萬金不可，如今且代二公做一分看，成了，可有萬金之得。先用母銀一千兩，藥本三百兩。」進忠等歡然允諾，與水客人各出一半。也是他二人合當晦氣，撞著他。當將銀子兌出，便畜他在院中宿。晚間又對二人說幾個口訣。各自歸房試驗，果然房術有加倍之功，越發奉之如神。

次日開單置藥，將院牆加高，草亭上按卦位支起百眼風炉九座，將銀子化成大餅，百兩一塊，放在炉內。九日後取起看時，滿周圍都是小珠兒。太虛道：「二九後珠兒漸大，三九後珠兒更大，母銀色便暗了，不似以前光亮。到四九時將珠兒敲下，不用母銀，交五九便不取起，每日只加火三次，功滿自成。」三人復來飲酒取樂，每日如此。

一日已是六月中旬，眾人乘涼，至二鼓方睡，正睡熟時，忽聽得辟樸之聲，丫頭起來喊道：「不好了，那裡火起了！」進忠並水客人慌忙起來，水客人道：「這是後面。」二人忙來到園中，只見烈烈烘烘的燒起。眾人忙上去撲滅。再來尋何太虛時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再看丹炉，已倒在一邊，母銀也不見了。二人大驚，跌足叫苦。正在喧嚷，只見東廠緝事的人進來，將龜子一索鎖去。正是：

黃芽白雪成烏有，白虎喪人又降災。

畢竟不知此火從何而起？龜子拿去怎生處治？且聽下回分解。